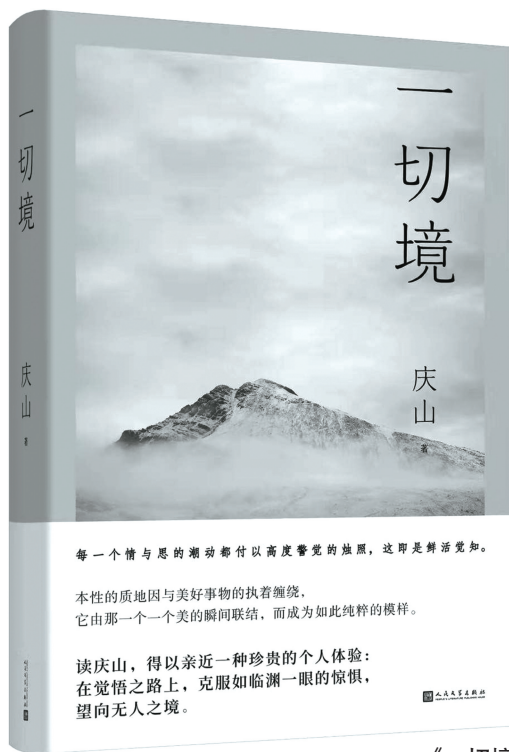


安妮宝贝改名庆山再出新书 《一切境》：记录个人成长和内心镜像

深读



《一切境》

5年化育，精心打磨，庆山（安妮宝贝）最新散文集《一切境》隆重面世。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庆山的散文新作。作为一个持续畅销的作家，这部新作建构了庆山全新、完整、深入的情感世界和价值维度，囊括了庆山对于人的总体性认知、感悟和思考。

《一切境》留下了庆山最近几年生命活动的痕迹与标记。伴随作者数年的日常观察、旅行、阅读和思考，化作三言两语灵光一现的直觉式表达。仿佛与知己之人谈话，诚恳、单纯而率性；也是在跟自己对话，倾听并调驭内在的自我。庆山在微博上发布新书预售信息当天，大量读者涌入其微博留言互动，创造了近三百万浏览量。24小时内近万册一售而空，旋即登上当当新书热卖榜榜首，持续稳居图书七天热卖总榜前二。

从安妮宝贝到庆山，她拥有长盛不衰的声名，每次最新作品都会引起热卖潮。“那光亮与能量还是如此真挚而强烈。”有人评价道。

进入中年，经历更多世事和生活变化

安妮宝贝曾席卷过一代人的青春。从2000年出版第一部作品《告别薇安》开始，安妮宝贝的文字滋养上千万读者，开启了一种青春审美的流行，引领了新中产的感官经验。叛逆的女子，反复的出走，充满暴烈、对抗的情爱关系，是她早期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内容。她的小说精准刻画了都市文青形象，深刻影响了80后作家的写作风格。2016年，安妮宝贝与影视合力，经由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《七月与安生》斩获金马奖等多项大奖，持续引发媒体与大众热议。

2014年，安妮宝贝更名为“庆山”，代表着她更加注重个体内在的心性训练及精神性探索。与小说中激烈、叛逆的故事相比，散文展现了庆山内心柔软的褶皱地带。从《蔷薇岛屿》到《一切境》，从年轻女子进入中年，庆山20年间出版了数本散文集，散文让我们得以更直观地看到她的个人成长和内心镜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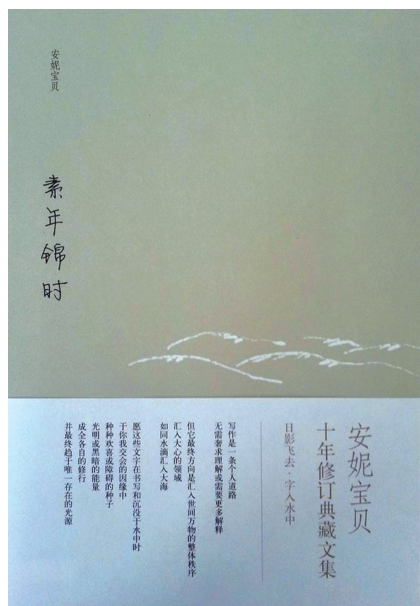
在书中的“创作谈”部分，庆山梳理了自己的散文创作，“2002年我出版了《蔷薇岛屿》。这是第一本散文集。之后陆续出版《清

醒纪》《素年锦时》。早期创作阶段的散文，主要以行走、城市生活及情感的个人记录为主体。2013年出版《眠空》，也许是新的散文阶段的开启。其间相隔11年。我从年轻女子进入中年，经历更多世事磨炼和生活变化，包括父亲去世、孩子出生、各种情感与旅途的交错与扩展。从《眠空》开始，在散文创作中，进入一个更注重探索哲思与记录当下的阶段。结构上倾向于散漫，但也因此留出较为充足的灵性捕捉与意识思考的空间。2016年出版《月童度河》。2021年出版的《一切境》，归属于这条脉络，又有其崭新的生发和探究。散文中所有生长变化的经验都跟随我自身的实践与体验。”

对于散文这种体裁，庆山说，“散文是我创作内容中重要的组成，比重与长篇小说同行并进。通常，长篇小说出版之后，我会整理与出版一本散文集。我一直保持这种节奏，也许，散文集更像创作上的调整与休息。长篇小说这种空中搭建宫殿的创作艺术，对作者来说，身心消耗剧烈，需要持续好几年，每次都如同攀爬过一座高山。散文是以文字整理这几年自己的思路与生活状态，也是深入的回顾与省察。”

她的散文内容，素材大多来自于数年的日记、日常观察与心得。“偶然三言两语的记录，内容彼此之间抽离分散，思路跳跃性强，碎片化。但内在是一条绵延而持续的心流脉络。传递对我来说，最为真实而深刻的记忆、情绪、感情与观念。这些文字为我的生命活动留下痕迹与标记，它们也可以被当作是我的日记来阅读。”

庆山还提到她因为写小说被累倒的经历，“2019年出版长篇小说《夏摩山谷》之后，由于作品本身的重量，负重攀越山顶的过程，身心颇为透支。因此，这一两年一直以中药调养身体，休息居多。其间全球疫病横行，闭关静守的阶段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。之前的我，有很多旅行，与人交集。在《一切境》中，记录了写作和出版《夏摩山谷》期间的这几年生活。独自在家静闭，令人思考更多，对自己也有全方位整体性的回顾与检查。”



《素年锦时》

肉身老去，但有少女般的存在特质

作为一名70后的女性作者，庆山也提到对年龄的感知，“写作二十余年，也许在一些读者的心目中，我始终是那个走在路上、情感充沛、意志强烈的人，有少女般的存在特质，似乎永远是年轻的，是不变的。也许在我的内心，这股能量始终存在并保持其热量。但在物质世界中，我的肉身不可避免地老去。最近几年，在世界性传染疾病引发的变故浪潮的各种显现中，我们看到人类社会所被引发的死亡、恐惧、经济衰退、各种艰难与局限。个体既要应对外界的业力大潮，也要处理好微小身心所面临的各种困境。这种双重夹击，带给人真实而彻底的挑战和试炼，每个人都需要面对这些生命课题。”

读《一切境》可以看到庆山一如既往的文字风格：自述，简短。比如她写道“做事需及时，过了特定的时间点，就无可能。以目前的体力状况，再走一趟雅鲁藏布大峡谷无疑很困难，未必成行。但十几年前各种因缘聚合，完成徒步墨脱，心愿就此了结，也再没有什么牵挂。做过的事，一段一段地形成生命质地，这段记忆得以成为人生重要的部分，什么事来了都接着。尝试理解，以及由此产生更有深度的认知。之后或许出现开阔的局面。”

书中也出现了她女儿的身影。“晚上给小姑娘做晚饭。意大利面、蔬菜汤。她很喜欢，吃完还道谢。对她说，妈妈要赶稿子，时间紧迫，不能总给你做饭。有时很想有间小屋，关起门来写。累了睡，醒了写，有人送三顿饭，跟闭关一样。创作中的人尤其需要被照顾。对我来说，日常生活并不是内心真正的源头。它们只是一种存在。女性天命里需要承担的事情何其多。独立工作，妥当持家，养育孩童。还需要持续学习，发展灵性。算不算三头六臂？而大部分男人似乎只需要工作就可以。闲暇热衷打游戏，在电视里看球赛。年轻女性妄想找到一位假性母亲般的男人照顾自己一生，渴望像个巨婴般被喂食，被护佑，免流离，无哀愁。怎么可能。”

求知、写作能带来至深满足

庆山由此提到自己身为女性的生存体验，“我不爱享乐。能带来至深满足的，是求知、写作、体验、实践。维持简单生活，其目的是创造、给予，不是只为畅快尽情地活着。身为女性，只以家庭日常事务或物质享乐度过一生，会有幻灭感吗？如果二十几岁时，命运安排给予彼此深爱热恋的男人，一切都对，在一起天长地久，也有可能成为醉心于家庭生活的女人。生几个孩子，朝朝暮暮。事后看看，所有环节都有事先设计与安排。不属于自己的部分不会兑现。人各有使命。”

庆山还提到她对情感的理解，“人的情感关系有四种。第一等好的，在金字塔尖，志同道合的伴侣。这样生活即便朴素简单只是过得去，也是好的；第二等，独身。如果经济与精神有准备，独身是精简与有效的；第三等，有心意虽不能互通协调但对自己极为善待与照顾的伴侣；第四等，既不能心意互通又不能善待的伴侣。轻则分离、互伤，重则带来损耗、毁灭。这个分类里，世间男女百分之八十都是金字塔底部。人越趋向经济独立与精神意识发展的金字塔尖，越会接受个体性。进行个人思考，保有个人权利，也更趋向孤独。反之，则会喜欢抱团取暖，互相依赖、需索。也格外强调对家族、父母、区域的服从与愚孝，对婚姻的占有与控制，对集体归属的渴求，以及获得个人权利与财富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李心月